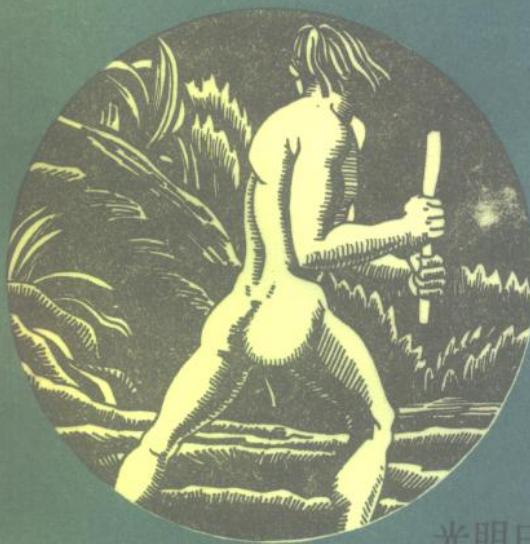


【美】D·莫瑞斯 著

周兴亚等译

● 现代文化丛书

裸 猿



光明日报出版社

6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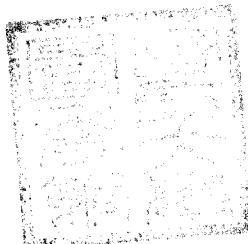


2 020 3498 5

裸 猿

[美] D·莫瑞斯 著

周兴亚 阎肖锋 武国强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67292/22

译者 廉

这是一部研究人的小书，而且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畅销书(短短几年内先后印行19次)，一部基于细微观察而发挥大胆想象的科普佳作。

精神分析学家们从病态人接近正常人(如弗洛伊德)，而作者——作为一个造诣颇深的动物学家——却另辟蹊径，从动物接近人，尤其是从我们带毛的朋友——猩猩们——那里接近人这一被称为“裸猿”的高傲物种。

作者的笔剖析入微，作者的想象大胆而近乎放纵，但全书的判断却留给了读者自己。

译者于北京大学 1986.11.10

引　　言

在现存的193种猴子和无尾猿中，192种身上都覆盖着毛发。唯一的例外是一种自称为人类的裸猿。这一不同寻常、高度发达的物种把大量时间花在考察自己崇高的动机上，而把同样大量的时间煞费苦心地用在抹杀自己的基本需求上。他为自己的脑容量雄踞于所有灵长目动物之上而自豪，但却企图掩盖自己在所有灵长目动物中阴茎也最大这一事实，而宁愿将这一荣耀违心地让给大猩猩。他是一种无尾猿，但却具有非凡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敏学深思的探索精神。他拥挤不堪地充斥着整个世界，对于他的基本行为方式，我们早该进行一番考察了。

我是一位动物学家，而裸猿是一种动物，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我手中之笔猎获的目标。我不愿再仅仅因为他的某些行为方式颇为复杂、令人望而生畏而对他采取回避态度了。我的理由是，人类的知识固然已经十分渊博，但他仍然是个赤裸的无尾猿；他固然已经获得了许多新的崇高的生活目标，却并未就此失去自己那些古老而卑陋的本能。由于这个原因，他常常感到几分尴尬窘迫。但是，他的这些由来已久的冲动已经有好几百万年的历史了，而他的那些新冲动充其量不过才几千年罢了，我们不能指望他很快就能摆脱自己整个进化过程长年累月积淀下来的遗传基因。只要正视这一事实，他就远不会再自寻烦恼，而会成为一种更为充实的动物了。也许就这一点来说，动物学家的工作对

人们是有裨益的。

过去对裸猿行为进行研究时，最奇怪的现象之一就是对显而易见的事物几乎总是视而不见。以往的人类学家们为了澄清人性的真相，一窝蜂似地涌向远离文明的穷乡僻壤，在世界的各个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里搜寻那些既不典型，又极端落后、几近灭绝的原始部落。他们从这些部落带回种种耸人听闻的材料，诸如离奇的婚媾风俗、怪谲的亲属制度，要不就是神秘的宗教仪式，好象这些材料对整个人类行为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似的。当然，这些研究者们的工作还是非常有趣和十分宝贵的，因为它向我们说明了如果一群裸猿误入歧途，钻进了文化上的死胡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它揭示了在社会不陷入彻底崩溃的情况下，我们离正常的行为方式能够偏离多远。然而，它却丝毫没有告诉我们关于典型裸猿的典型行为。这一点，只有通过考察若干主流文化中所有普通的获得成功的成员所共有的共同的行为方式才能了解。因为这几种主流文化汇集在一起才代表了人类的大多数。从生物学的观点出发，这是唯一可行的探索途径。对此持不同观点的旧式人类学家会争辩说，他那些工艺简陋的部落群比那些文明发达国家更接近问题的核心。我认为事情并非如此。那些现存的尚未开化的部落群并不原始，它们只是失去了自己的原有价值罢了。真正的原始部落不复存在已经有几千年之久。裸猿本质上是一种富于探索精神的猿，而任何裹足不前、未能发展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失败，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某些方面妨碍了它的发展，某些方面阻遏了这个物种探索周围世界的自然倾向。以往的人类学家经过研究得出的这些部落的特征正可能是干扰这些群体进步的那些特征。因此，把这些材料当作研究人类这一物种行为一般方式的基础，是十分危险的。

和上述情况形成对比，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们更能切中问题的要害。他们对主流文化进行了悉心的临床研究。他们的很多早期材料虽然没有人类学研究的弱点，但不幸的是有些偏颇。他们的观点赖以成立的基础是在某些方面反常抑或失败的个人，尽管这些个人具有主流文化的背景。如果这些个人身体健康，百事如意，因而具有典型意义的话，他们就不会去寻求精神病治疗，也就不会给精神病医生们提供材料了。我并不想贬低这种研究的价值，这种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行为方式是如何受到破坏的。我只是觉得，在试图讨论整个人类的基本生物学性质时，过多地强调以往人类学和精神病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并非明智之举。

（在此补充一句，人类学和精神病学的这种局面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这些领域内的许多具有现代意识的研究人员逐渐认清了以往调查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并日趋转向对具有代表性的、身心健康个人进行研究。正如一位研究者最近所说的那样：“我们本末倒置了。我们探讨了变态的问题，现在才亡羊补牢，集中力量来解决常态的问题”）。

我在本书中使用的材料有三个主要来源：（1）古生物学家发现的、建立在化石和其他人类远古遗迹之上的人类历史资料；（2）从比较行为学家那里得到的对动物行为的研究资料，这种研究是建立在对众多动物物种、特别是人类的近亲猴和猿的详细观察基础之上的；（3）通过对裸猿本身当代主流文化中那些成功范例广泛具有的最基本的行为方式进行简单、直接的观察所能收集到的资料。

鉴于此项工作的规模，有必要使论述问题的方式尽量简单化。因此，我在撰写本书时对内容的细节不打算过多开展讨论，在语

言表述上也不准备大事铺陈，而将注意力只集中在我们生活中那些和其他物种有明显对应关系的方面，诸如进食、梳理、睡眠、搏斗、交媾和抚育等活动。面对这些基本问题时，裸猿的反应如何呢？怎样比较他的反应与猴、猿们的反应呢？他在什么方面与众不同，他的独特之处与其特殊的进化历史又有哪些联系呢？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知道自己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有些人是不愿正视自己的动物本性的。他们会认为，我用描述动物的赤裸裸的语言来讨论人类不啻是一种堕落。我只能向他们保证，这并不是我的本意。还有人会讨厌我从动物学家的立场出发入侵他们的专门领域。但是我相信，这一探索途径是有价值的，不论它有什么样的缺点错误，它还是会对弄清我们这一非凡物种的复杂性做出新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始料未及的）贡献的。

现代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李盛平

副主编: 肖金泉 邓正来

编 委: 王 伟 杨玉生 王志刚 于 沛
于 硕 马在新 王 波 白若冰
孙立平 刘再平 刘尔铎 吕 朴
朱青生 吴隽深 张 猛 金成基
陆瑞君 杨 全 范 进 周 星
周振想 桑思奋 贾 湛 顾 听
曾 胡 黄正篱 程方平 焦宏昌
黎 鸣 缪晓非

目 录

译者序	
引 言	1
第一章 起源	1
第二章 性	28
第三章 抚育	62
第四章 探索	81
第五章 搏斗	94
第六章 进食	127
第七章 安适	137
第八章 动物	151

第一章

起源

某动物园的一只笼子上有个标签，上面写着：“这个动物不为科学所知。”笼内坐着一只小松鼠，它四足皆黑，来自非洲。在那块大陆上，以前还未发现任何黑足松鼠。它的底细无人知晓，连名字也没有。

这对动物学家提出了一道难题。是怎样的生活方式使它变得如此奇特？为什么它与已知的其它366种松鼠不同？由于某种原因，这只松鼠的祖先一定是在进化中的某个阶段脱离了群体，自己成为独立的繁殖群。到底是环境中的什么因素使它们能够离群索居，开始新的生活？这种新的势头起初大概并不十分明显，一小部分松鼠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因而能更好地适应其特定的环境。但在此阶段，它们仍能与附近的亲属杂交。在特殊区域，新的生活习惯可能略有益处，但它们还是基本物种的一类，随时都会销声匿迹，归入主流。如果随着时间的变迁，新种松鼠与其特定环境之间的和谐日趋完善，那将导致它们最终脱离亲属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对于它们，这是有益的。在这一阶段，它们的社会行为与性行为将发生特殊变化，使其与他类松鼠的杂交由不太可能转为完全不可能。开始，它们的体态有些变化，能更好地适应某地区的食物，可后来，它们求偶的叫声以及交配方式可能也起了变化，以致它们只能吸引本新类中的配偶。最后，这个新的

种族终于进化为独立而独特的生命形式：第367种松鼠。

在动物园看到笼中这只身份不明的松鼠时，我们只能对以上一切作出猜测。我们所能确定的就是它毛皮上的标记——黑色的脚——表明它是一个新种。但是，这仅仅是外表征状，就象为医生诊断病情提供线索的皮疹。要真正认识这个物种，我们只能以这些线索为起点，因为它们向我们启示着值得探索的东西。我们可以推断这种动物的历史，但那将会流于冒失。相反，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地着手，先给它一个简单、明了的称呼：非洲黑脚松鼠。现在，我们必须观察、记录其行动和身体的各个方面，并查明它与其他松鼠的异同之处。然后，我们就可以将它的历史一点一点地汇集起来。

在研究这类动物时，我们的有利条件是：我们自己并不是黑脚松鼠——这足以使我们在研究中采取与科学调查相符的谦逊态度。可是，当我们试图研究人这种动物时，一切是如此不同，简直令人沮丧。即使一位习惯于将一只动物称为动物的动物学者，也难以避免主观上的牵连。不过，我们可以克服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故意将人视为另一种动物，一种摆在解剖台上的奇怪的生命形式，正期待着我们去分析、研究。可是又怎样开始呢？

就象对待新种松鼠一样，我们可以将他(人)与其外形最相似的其他物种进行比较，以此作为起点。从他的牙、手、眼睛以及其他各部位的特征看来，他明显属于灵长目动物，但又是很特异的一个种类。当我们把192种猿猴的表皮列成一排、并试图将人的表皮插入某个恰当的位置时，其特异点就一览无余了。无论将它放到哪个位置，都不合适。最后，我们只好把它放在毛皮行列的末端，紧靠着黑猩猩和大猩猩之类的无尾猿。即使在这里，它也是明显地不同：下肢过长，上肢过短，双脚也很奇怪。显然，

这种灵长目动物已形成一种特殊的运动方式，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基本形态。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其表皮几乎完全光滑。除了头部、腹部及阴部明显的毛发以外，整个表皮完全裸露。与其他灵长目动物相比，这一差异更加鲜明。的确，一些猿猴的臀部、面部或胸部也有小块光滑的表皮，但没有一处与人相同。无需更深的研究，仅此就足以使我们称这一新种为“裸猿”。这是基于观察而得出的简单的描述性称呼，不带有任何假想色彩。大概，这会有利于我们掌握分寸、把握客观实际。

盯着这个奇怪的标本，动物学者对它的奇异特征感到困惑。他现在只有着手进行一些比较。还有什么物种的表体裸露值得注意呢？在其他的灵长目动物身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就必须扩大范围。纵观所有现存的哺乳动物，很快证明：它们都有起保护作用的、带毛的表层。哺乳动物现存的4237个种类中，极少数能适应体毛的脱落。与它们的爬行祖先不同，这些哺乳动物，由于能保持高而稳的体温，已具备较大的生理优势。这使其柔弱之躯能适应剧烈的运动。这种特性是不会轻易受到威胁或者消失的。调温器官至关重要，一层厚厚的、带毛的隔热套是防止热量扩散的关键。在强烈的日照下，它还能阻止吸收过分的热量，避免阳光灼伤肌肤。若长毛一定要褪去，那将一定是严酷的季节使其迫不得已而为之。少数例外是，当哺乳动物置身于完全不同的环境时，这种极端的变异就会发生，飞行的哺乳动物，如蝙蝠，已被迫退去翅膀上的毛，但其他部位却仍然带毛。因此，难以将它视为无毛物种。在少数情况下，六属哺乳动物——如无毛的鼹鼠、土豚和犰狳——已褪去表皮上的毛层。水生哺乳动物，如鲸、江豚、海豚、儒艮、海牛、河马等等，表皮也变得光滑、呈流线型。但就更多典型的陆地哺乳动物来说，无论是地上跑的，

还是树上攀的，毛发浓密的表皮是它们的共同特征。除了那些笨重的水生动物以及犀牛和大象以外（犀牛和大象有其独特的吸热和散热方式），裸猿别具一格，赤裸裸的外表在他自己与成千上万种带毛陆地哺乳动物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

至此，动物学者只能断定，他是在研究一种穴居或水生哺乳动物，否则，裸猿的进化过程就一定很奇特、古怪。在步入旷野观察这种动物今日的外形以前，我们最好挖掘一下他的过去，尽量仔细地考察他的近代祖先。也许通过对化石及其他遗迹的分析，通过对亲属的观察，这个新的灵长目物种在家族中兴旺独立的情形，我们就能对其略有所知了。

时间不容我在此一一列举过去百年之内辛辛苦苦搜集起来的所有零碎佐证，但是，我们可以假设这一任务已经完成。把热衷于收集化石的古生物学者的理论与耐心观察猿类动物行为的学者所获得的事实综合起来，就可以归纳出我们所要得到的结论。

裸猿所属的灵长目物种最初起源于原始食虫动物。当爬行动物主宰着动物世界时，这些早期的哺乳动物个体小，无足轻重，在森林的庇护下紧张地跳来蹦去。在8000万—5000万年以前，随着爬行动物时代的衰落，这些小食虫动物开始进入新的区域。它们在那里繁衍、进化成许多种奇怪的外形。有的靠食植物为生，并在地下挖穴以求平安，或者长出高跷般的腿以便逃避强敌。另外一些则进化成坚牙利爪的猛兽。虽然恐龙类的动物已经消失，但是，广袤的原野又一次成为生死搏斗的战场。

与此同时，在矮小的灌木丛中，小动物仍紧紧依附着森林这层天然屏障。在那里，进化也在进行。早期的食虫动物开始扩大食物范围，并克服消化水果、坚果、浆果、嫩芽和树叶等食物的困难。当它们进化为最低级的灵长目动物时，它们的视野开阔

了，眼睛移到了脸的前部，前肢能够用于采果。有了三维的视觉、灵巧的四肢和渐增的大脑，它们越来越成为树枝上的统治者。

在大约2500万到3500万年前的某个时期，猴的这些先辈已开始进化成猴的身形。它们开始长出长长的、起平衡作用的尾巴，身材也有大幅度的增长。有的朝着食叶能手的方向转化，但大多数仍保持宽而杂的食物范围。日进月增，这些类似猴的动物变重、变大。它们不再跳来蹦去，而是以双臂交替前进——吊着树枝往前荡。它们的尾巴已失去了功能。它们的身体，虽然在树林里比较笨重，却可以使它们解除地面攻击的忧患。

即便如此，在这一时期——猿猴时期——它们更多的情况仍然是依赖森林乐园中的累累果实，只有当环境无情地驱使它们进入空旷地带时，它们才有可能迁移。与早期的哺乳动物不同，它们已经习惯了密林生活。几百万年的演变已使它们的森林习性臻于完善。倘若现在要走出森林，它们将被迫与高度进化了的地面上食草动物及猛兽展开竞争。因此，它们呆在密林中，嚼着野果、不问世事。

必须指出：猿的这种习性，由于某种原因，只发生在旧大陆^①。旧大陆和新大陆^②的猿猴已分别进化为高级树栖动物。但美洲分支的灵长目动物从未达到猿类等级。然而，在旧大陆，猿分布在西非至东南亚之间广袤的森林地区。今天，这种变化的痕迹，我们能从非洲的黑猩猩、大猩猩以及亚洲的长臂猿和猩猩身上找到。在今天的西非和东南亚之间，长毛猿已十分稀少，因为茂密的森林已经不复存在了。

① 指东半球或欧洲。——译注

② 指美洲。——译注

早期的猿情形如何呢？我们知道，在大约1500万年前的某个时期，气候开始与它们作对，它们赖以生存的森林屏障大幅度地减少。这些祖先在两条道路上必择其一：要么坚守残存的森林；要么，用《圣经》中的话来说，被逐出伊甸园。黑猩猩、大猩猩以及长臂猿的祖先原地未动，不过，它们的数目从那以后却逐渐变少。另一种以最好的方式生存下来的猿——裸猿——的祖先却独树一帜，走出密林，投入了与早已适应环境的地面动物的竞争。这是一次冒险的抉择，但就其进化功绩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裸猿从此以后的进化过程可谓众所周知，但简单概括一下仍有好处。因为，记住此后的一切对我们客观地认识这个物种今天的行为至关重要。

面临新的环境，我们的祖先前景黯淡。它们不得不使自己变得比过去的食虫动物更为先进，或者，比过去的食草动物更加高级。今天我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两方面的努力都获得了成功：人类的农业仅有几千年的历史，而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几百万年的历史。在大地上从事专业种植并不在我们祖先的能力之内，而是有待于近代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祖先还没有能直接利用草地食物的消化系统。森林中的水果和坚果虽被地面上的根和球茎食物所代替，但其限制却十分严格。这些在地面上搜寻植物的猿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懒洋洋地伸手去摘枝头上丰硕的熟果，而是被迫艰辛地在坚硬的土中刨寻宝贵的食物。

然而，过去它在森林中的食物并不全是水果和坚果。动物蛋白对它无疑也十分重要。毕竟，它最初出自食虫动物家庭，在它先前的树上家园中，昆虫资源十分丰富。多汁的虫、卵、幼虫、树蛙以及小爬虫都是它的佳肴。而且，这些食物并未对它的消化

系统造成任何严重困难。到了地面，这种食物的来源并未消失，因而无法阻止它补上这部分食物。起初，在食肉动物世界中，它根本不是猛兽的对手。甚至一只狼，更不用说大一点的猫科动物，就能置它于死地。但还有各种幼小、孤弱或病残的野兽作为它的捕猎对象，它没费多少周折就迈出了食肉道路的第一步。然而，真正的佳肴还要佐以长腿动物，而它们随时都会飞速逃遁。对这些蛋白丰富的有蹄动物，它只有望而兴叹。

这使我们看到了裸猿历史的最后 100 万年，看到了其进化中的一系列巨变。有几件事同时发生，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在叙述历史时，局部的细节往往过快地展开，好象一个主要的进展引起另一个似的，这极易引人误入歧途。地面的猿祖先已具备相当大且质量高的大脑。它们的目光敏锐、双手灵巧。作为灵长目动物，它们无一例外地有一定程度的群体组织。由于外界巨大的压力需要它们增强捕杀时的勇气，猿类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它们的姿势越发直立——能跑得更快更稳。它们的手也从行走中摆脱出来——能有力、有效地掌握武器。它们的大脑也越发复杂——聪明、敏捷、善于决断。这一切并不是按照固定的程序进行的，而是同时突发，细微的进展到处都有、相促而生。一个狩猎猿、食肉猿的雏形已经出现。

也许可以说，缓慢的节奏更利于进化过程，通过使爪牙尖利、强悍会产生更典型的猫科或犬科猛兽——一种猫科或犬科猿猴。不过，那将会使地面的猿类祖先与高度完善的猫科或犬科猛兽展开直接竞争。这意味着以猛兽的方式与它们竞争，其结果无疑对我们正在研究的这种灵长目动物有害(就我们所知，以上方式可能被尝试过，但归于惨败，连一点痕迹也没留下)。但它们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以人工武器取代凌牙利爪，这一着果然

奏效。

下一步便是从利用工具到制造工具的过渡。与此同时，狩猎技术已得到提高，不但在武器上，而且在群体合作上也是如此。这些狩猎猿实行集体狩猎，随着捕获方式的进步，它们的群体合作方式也得到了发展。群体中的狼能自己进行部署，而狩猎猿比狼有着更为发达的大脑，能够组织群体的联络和合作。它们的策略越来越复杂。大脑因而又急剧发展。

猎队基本上由雄性组成。雌猿因忙于抚养后代而不能在追捕猎物中担当重任。随着狩猎难度的增加和捕获攻击的延长，狩猎猿摈弃祖先的流浪习惯就势在必行。它们需要一个安定的家园，带回猎物与妇幼分享。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就能看到，这一变化对我们今天最高级的裸猿的行为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

就这样，狩猎猿成了领域性动物。它所有性的、亲属的及群居的模式开始受到影响。它旧时迁移、摘果的生活方式迅速消失。现在，它已经完全离开了森林乐园，成为有责任心的动物。它开始费心考虑洗衣机和冰箱的史前对应物，开始建立家庭的安适——火、食物贮藏以及人工栖身所。但是，我们必须就此而止，因为现在的话题已超出了生物学范围，而进入了文化研究的圈子。这些发展步骤的生物学基础在于大脑的发达。渐增与复杂的大脑足以使狩猎猿采取以上步骤，但再也不是通过特殊的遗传控制形式。森林猿变为陆地猿，陆地猿变为狩猎猿，狩猎猿变为领域猿，领域猿又变为文化猿。到此，我们必须暂停一下。

值得在这里重申的是，在本书中，我们并不考虑今天的裸猿引以自豪的知识大爆炸——在短短五十万年内，巨大的进化使它从钻木取火发展到制造宇宙飞船。这是令人鼓舞的历史，但是，裸猿很可能因此忘乎所以，忘记在其华丽的外表下，它很大程度